

一个中专生的铁窗独白

天堂在哪里

穆双 著

一个中专生的铁窗独白

天堂在哪里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穆双\著

天堂何在

懂得**满足**，懂得**珍惜**，人间**处处是天堂**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堂何在——一个中专生的铁窗独白 / 穆双著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06. 10
ISBN 7-218-05405-6

I. 天... II. 穆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3086 号

责任编辑	肖风华
整体设计	ATai
责任技编	黎碧霞
出版发行	广东人民出版社
印 刷	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10.5
插 页	1
字 数	250 千字
版 次	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5000 册
书 号	ISBN 7-218-05405-6/I·671
定 价	18.00 元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【出版社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 电子邮箱: sales@gdpph.com

图书营销中心: 020-83799710 (直销) 83790667 83780104 (分销)】

代序：天使一闪而过

我去过一次监狱，是去探望一个诗人朋友，很好的朋友

我们几乎没有说什么，很多东西用眼神更能传递。握着对讲话筒，两个男人沉默着，一点也不尴尬。时间到了，朋友说了句台词，“出事的时候，天使在我身边一闪而过，我学会了敬畏。”我点点头。铁门关上的一瞬间，我回头望了望，有点几伤感。

原罪和忏悔，我很关注的两个词。就单纯的个体而言，我不大愿意相信性本论；就个体与社会来说，他人即地狱，这个道理我懂。很多时候，天使在我们身上，但在某些特定的时空，天使与我们擦肩而过，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敬畏什么。

和穆双的见面是在一个公交车站，很朴实的一个小伙子，满头是汗。我们聊了很久，聊起改造，聊起他女友的病情，聊起他的博客，聊起重归社会的艰难。“把不光彩的过去写出来，是为了告诉人们‘懂得满足，人间处处是天堂’的道理。”他的叙述略带点急切，我能感觉到交流的不平等，我理解他的感受。说实话，我只是翻了翻书稿就定了下来，因为在那一叠用纸头拼起来的文件和日记中，我感觉到了爱的力量。是呀，灵魂这个东西要改变的话，要么用真情把它唤醒，要么用什么力量把它震撼，仅此而已。

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是百年身，这句话我是不会用道德范畴去诠释的。每个人都有天使一闪而过的时候，都有善恶一念间的时候，瞬间的选择真的没有太多的余地，敬畏生命，敬畏法律，足够了！

一个中学文化程度的服刑人员，一个和时代话语隔绝了那么久的人，在狱中写出了这样一本书，这个社会真的进步了！

编 者

目 录

目 录

- 枪声，真的枪声！ → → → **1**
- 头三脚要踢开 → → → **8**
- 魔鬼成堆的地方 → → → **17**
- 理解另一个世界的方式 → → → **31**
- 老大王路 → → → **45**
- 期待：从地狱到天堂 → → → **55**
- 第一个春节 → → → **66**
- 法庭上的悲哀 → → → **76**
- “王者风范” → → → **87**
- 放囚 → → → **99**
- 初到监狱 → → → **107**
- 刘大勇和他的槽子 → → → **119**
- 金玉良言 → → → **135**
- 雪儿的信 → → → **145**
- 给家人拉清单 → → → **153**

牢头狱霸 → → →	162
没有女人的日子里 → → →	189
父亲的信 → → →	207
空中飞人 → → →	214
越 狱 → → →	225
甩人风波 → → →	232
我的亲人 → → →	243
重 活 → → →	255
回归悲剧 → → →	270
整风运动 → → →	278
离监探亲 → → →	289
我回来了! → → →	300
亲人的信 → → →	309
我的日记 → → →	315
后记: 南回归线 → → →	327

枪声，真的枪声！

枪声，真的枪声！

在我俩眼里，警察的神勇是那些无聊的作家和导演们杜撰出来的，是疯子演给傻子看的。我俩是真的不信邪，警察却用实际行动击碎了我俩的幼稚和无知。

我和小战融合在众多的行人里。我俩肩并肩，在禄滨市长乐大街的人行道上走了半个多钟头了。虽然已是数九寒冬，可我却因为过度紧张全身都渗出了汗水，贴身的内衣像烂泥糊在身上，那滋味特别难受。小战则抱着膀，缩着脖，还不断地打着冷颤。

“咱们明天再干吧，反正有的是时间，”我莫名其妙地有些颤抖。

小战的眉头拧得像麻花似的，“那怎么行？你是不是害怕了？害怕了你走我自己干。”

看到小战脸上那鄙夷的表情，我的火气“腾”的一下就上来了，我最恨别人瞧不起我了，尤其是小战，从小到大我哪儿不比他强？他竟然这么损我，我哪能受得了这个？“要干就快干，老这么走啥呀？都快他妈一个钟头了，你是恨马路长草了咋的？踩起来没完没了。”我急头歪脸地呵斥小战。

小战倒没在意我的激动，毕竟我们从小玩到大，他了解我。我的态度一硬他就变成软柿子了，他咧着嘴笑着说：“好，咱们马上就干，你可别忘了咱们的计划啊。”说完他就跑到马路边上拦出租车。

也许是都已载客的缘故，先后有四辆出租车没停，小战气得直跺脚，冲着渐渐远去的出租车大骂：“什么德性，着急投

胎去咋的？”

不知为何，我的心开始乱跳了，那种不祥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

“不行，今晚不能干。”我急忙跑到小战身旁，想要阻止他拦车，谁知道一辆出租车恰在此时被 he 拦住了，我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，心想算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豁出去了。

从长乐大街到丰平区厨房设备厂乘车也就十多分钟，可这段时间对我来说真的是太漫长了。我尽量让自己放松，避免过于紧张，可我握着刀的手还是发着抖，我能感觉到潮湿的汗水，呼吸也不是那么顺畅了，再加上我怕引起司机的注意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

我敢肯定，我的头脑一片空白，小战也一样，我都听得见他的呼吸。

该来的终于来了，车停了。

“一共是……”“别动！”司机还没说完，小战嗷嗷就是一嗓子，在司机一愣神的瞬间两把刀已抵住了他。小战的刀抵住他的咽喉，我的刀抵住他的胸口。这也是我们计划好了的。

司机显然被这突发的情况吓坏了，他张大了嘴巴，眼睛都从眼眶里凸出来了，一张原本微红的脸庞变成了惨白色，衬着他那浓密的络腮胡子，一白一黑，显得阴森恐怖。

“你他妈规矩点儿，我们不想伤人。”小战恶狠狠地警告司机。接着他又吩咐我：“快点翻他，快。”

我立即用空出来的手去翻司机的口袋，被我掏出来的东西只要不是钱我就随手扔在司机脚下。也就一分钟左右，我把司机身上的口袋里里外外翻了个遍儿。可这司机比我还穷，我只翻出来一百多块钱。这与我和小战预想的目标相差太远了。

“看看他揣传呼没有？”小战冲我大叫。

枪声，真的枪声！

我应了一声便去翻司机的腰间。

“哎，还真有传呼。”我一边说一边往下摘传呼。

也不知这司机从哪来了一股邪气儿，他竟然来抢我已经得手的汉字传呼，嘴里还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大哥，你、你们拿这破传呼干、干啥？给、给我留、留下吧！”他的力气很大，我有些招架不住，眼看传呼就要被他抢回去了。我慌了，忙喊小战。

小战抬手照司机的肩膀就是一刀，嘴里还骂着：“你他妈舍命不舍财呀。”

司机惨叫了一声后老实了，也不和我抢了。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变形。

我把抢到的钱和传呼都装进了我的上衣口袋，然后把汽车钥匙拔了下来。这也是我和小战的约定，小战说我们下车后司机机会开车撞我们。

下车时我看了一眼已失魂落魄的司机，忽然觉得特别内疚，还傻瓜似的和他说了声对不起。我知道这时司机早把我俩的祖宗八代给骂遍了。

下车后我用了一个极其潇洒的动作把汽车钥匙扔了。我感觉我和小战像极了电影里那凯旋而归的黑道人物。我先前的恐惧感早被胜利的喜悦替代了。我和小战相对一笑，然后雄赳赳、气昂昂地向相隔四五米的马路上走去。

“把刀放下！”、“趴下！”、“不许动！”一声声炸雷般的怒吼从天而降。紧接着是“叭”“叭”的枪声。我和小战都傻了，枪声，真的枪声！我俩栽了！

我和小战被塞进警车前排座位和后排座位之间的狭窄空地，小战趴在下面，我趴在他身上。抓获我们的四名干警也都挤在了后排的座位上。我觉得身上有一座山似的压着我，想要

喘口气都困难，眼前金星乱窜。小战更是承受不住身上的重压，嘴里发出了痛苦的呻吟。

我开始流泪了。泪水像泄了闸的洪水一样，汹涌而下，那悲哀的、痛苦的、悔恨的泪水全都滴在小战的脖子上了。我想起了我的父母双亲，想起了父亲那憔悴的脸庞，想起了母亲刚刚四十几岁便已佝偻的身躯。父母为了我们兄妹三人吃尽了苦、受尽了累。他俩事事都为我们着想，盼望我们三个长大后能有出息，这样他俩的后半生才有个依靠！可我呢？我在即将身入牢笼的时候，在我葬送他们期望的时候才想起他们。

唉！从小到大，我有过许多的愿望和理想，也曾无数次憧憬过未来。我想过要当一名医生，做一名教师或者成为一名红歌星什么的，可我从未料到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罪犯。说我不懂法，那可真冤枉我了，不过我和小战真的没想到会被警察抓个现形。在我俩眼里，警察的神勇是那些无聊的作家和导演们杜撰出来的，是疯子演给傻子看的。我俩是真的不信邪，警察却用实际行动击碎了我俩的幼稚和无知。

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车停了。我和小战被干警们推推搡搡地带到了大直街派出所的二楼，并被迅速隔离了。

有两名干警负责审我。审讯之前他们让我看了墙壁上的字，其实我一进门就看见那八个大字了——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在他们一句一句的审问下，我陈述了我和小战策划这起抢劫出租车司机案件的整个过程。

我叫穆双，今年二十岁，家住永佳县万德乡德育村。我现在是一名学生，就读于我省青城县粮食职工中专学校。小战大名叫战玉坤，比我小一岁。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感情特别好。前两年他家才搬到禄滨市来的。他早早就辍学了，在禄滨市丰平区南丰路一家汽车修配厂上班。

考上这个中专学校以后，由于结交损友，我就沾染了爱花

枪声，真的枪声！

钱的毛病。尤其是95年下半年，家里给的生活费我早早就用光了。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我那点学杂费他们都负担不起了，已经让他们向亲友借了好多了，我再向他们要，他们真得砸锅卖铁了。

可没钱不行啊，那么多好衣服等着我去买呢；那么多好玩的等着我去玩呢；那么多好吃的也等着我去吃呢；更何况我还得和在学校处的那个女朋友花前月下呢！没钱对于我来说能行吗？那不和断血一样吗？

为了能有钱花，我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借了个遍，可久借不还已无人肯借了。这快到年关了，那些债主好像约好了似的，都找我要钱来了。我哪有钱哪，没办法，学校放假我在家呆了四天就求小战来了。

我是2月5日到小战家的。我是抱着希望来的，可希望的泡沫很快就破碎了。小战已失业三个多月了，和我一样，穷得叮当响。

第二天一早，小战便带我进了市区。

我和小战在市区里跑了一小天。我俩在他的一个个朋友之间来回折腾着。令人失望的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钱给我们。这也难怪，小战也是个不能挣钱能花钱的人，谁敢把三千块钱借给他呀？希望的肥皂泡再一次破灭了，下午四点钟，我俩进了东岗区长乐大街一家朝鲜饭店内休息吃饭。

我和小战闷声不响地喝了半瓶白酒后又喝了八瓶啤酒。酒喝多了，话匣子也就拉开了。

我向小战倾诉了自己被债主逼门的痛苦，这令小战也跟着难过起来。我看他眼圈都红了，觉得挺不好意思的，但心里却暖烘烘的。我握住他的手强装笑脸，“别这样，我都不愁了，你愁啥呢！再说了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没路拆车卸轱辘。”

小战闻言苦笑了一下，低头沉思不语。他面前的烟灰缸里

放满了长短短短的烟头。要不是我是事主，我还真得以为需要钱的是他呢。

蓦然，小战好像想起了什么，他诡笑着看了看我，然后把身子靠过来贴近我的耳朵说：“没钱，我们可以去抢嘛！”

我打了个冷颤，有点目瞪口呆地看着小战，好半天嘴里才吐出一个字：“啥？”当然我还看了看周围。此时毕竟不是饭口，只有我们两个吃饭的，服务员也都离我们很远。

“咱们去抢点钱花。”小战肯定地回答。

“不行，那是犯法的事。”我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“犯法？犯法的人多了，那些经商的，哪个不钻法律空子，偷税漏税？那些当官的，哪个不以权谋私、贪赃枉法？可谁又把他们怎么样了？”小战越说越激动，嗓门大得出奇，吓得我紧张用手去捂他的嘴。

我的内心激烈地斗争着。去抢呢？犯法。不去抢呢？我已求借无门，上哪整钱去还那帮王八犊子。眼瞅就要过年了，这债主逼门的日子真是难熬哇！我越想越愁，越愁心越烦，索性趴在了饭桌上。

小战见状搂着我的肩膀低声说：“现在这里的出租车生意特别火，哪个司机一晚上不挣个三头四百的，我们再弄个手机、传呼什么的就更多了。这一晚上要是干他个五六次，你的那点债算个啥呀！”我看小战说得特从容，在他眼里仿佛抢钱和拿着自己的存折去银行取钱没什么区别。

我开玩笑似的问小战：“你是不是干过呀？”

小战耸了耸肩膀，来了个不置可否。

“万一被抓住怎么办？”我问。

“谁抓？警察吗？”小战一脸的不屑，“咱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干，警察哪能知道呢？你以为警察真像电影里演的那么厉害呀！他们要真那么厉害不早把玉兰大侠抓住啦！”

枪声，真的枪声！

小战说的玉兰大侠是我省的一个专杀公安干警的杀手，据说他每杀一名干警都要留下自己的标记。自八七年至今他已杀了四名干警了，可到现在愣是一点线索都没有，更别说抓他了。

我心里已经开始赞同小战的观点了。我们今天晚上弄够了钱，然后我马上回家，警察上哪儿查去？况且我以后再也不干了，有谁会知道呢？此时的我正站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处，一条路通往天堂，那是拥有勤劳、智慧、正义等美德的人为追求幸福生活而奋斗和跋涉的路；而另一条路是通往地狱的，那是有着懒惰、贪婪、愚昧等恶习的人为享受糜烂的生活而去投机和取巧的路。可惜的是我选择了通往地狱那条自我毁灭之路。

接下来的事就顺理成章了。我按照小战的吩咐到附近商店买了两把剔骨刀，并和小战在一个无人的角落制定了详细的抢劫计划。这包括由谁打车？在哪打车？让车开到哪？怎样威胁司机？怎样搜身？抢钱后往哪边跑？然后再按同样的计划去抢第二辆车等等。在我俩自认为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，就来到了长乐大街上……

有一名干警问了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的名字，我顺便问他能不能让我给家打个电话？他问我打电话干吗？我说我怕时间长不回家，家人惦记。他说你早有这份孝心至于有今天吗？

审讯结束后，我和小战被带到派出所的会议室里，并被铐在了一起。我俩儿谁都没敢说话，只是用眼睛互相看了又看。我的左手和他的右手在手铐的牵引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，其间传递的是什么样的情怀我说不清。

到了后半夜一点钟的时候，我俩被送往丰平区看守所执行刑事拘留。

在被押送途中，小战问押送我们的一名干警我俩会被判多少年？

干警面无表情地说：“二十年。”

头三脚要踢开

双子，等一会进监号里，千万别装熊，这里的人一个个都欺软怕硬，逮住一个蛤蟆能捏出尿来。你要是被他们镇住了，以后可没好日子过了。记住，头三脚一定要踢开！

人活这一辈子，要经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，第一次啼哭、第一次说话、第一次走路……

可人们有着不同的生存状态，人生轨迹也就各自不同。就像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，每个人所经历的第一次也不会完全一样。我在2月6日晚亲身经历并制造了第一次抢劫、第一次进派出所、第一次戴手铐。2月7日凌晨1点，我又第一次进了看守所。

丰平区看守所位于丰平区公安分局后院。

我和小战被四名干警押着，穿过丰平区公安分局办公楼一楼大厅，从后门直接来到看守所院里。

在看守所二楼我和小战被正式移交。

值班室里只有两名干警。给我和小战登记的叫赵克，另一个姓张。

我忐忑不安地回答着赵克的每一句问话，心想自己在怕什么呢？是被抓时警察鸣枪的巨响？还是看守所那五六米高的围墙？或者是……

头三脚要踢开

赵克开始搜我们的身了，铁衣扣腰带等物品都被扣下了，赵克说等我们出看守所的时候会还给我们。后来他又叫我们脱光衣服，说是看看身上有没有伤。我赤身裸体在他的呵斥下左转右转，一股耻辱的滋味涌上心头，就差点没掉泪了。

验身程序结束后，姓张的干警从值班室左侧的一个门口出去了，说去前面的监道溜一溜。赵克也匆匆地从抽屉里拽出一沓手纸去了厕所。

这时屋里只剩我和小战了。

小战没浪费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凑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满怀歉意地说：“对不起呀双子，我把你给祸害了。”

我忙说：“哪的事？应该是我拖累了你才对，要不是我……”我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：“咱俩也太倒霉了，计划得那么周详却被抓了个现形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那帮警察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谁知道啊，我认识那些出租司机都他妈被抢七八回了，案子一次都没破过。咱俩可好，真他妈不公平。”

“现在说啥都没用了，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”

小战胸有成竹地笑了笑：“双子，你别听派出所那些警察吓唬咱们，就这小事判不了二十年。”

“少也少不到哪去。”

“双子，等一会进监号里，千万别装熊，这里的人一个都欺怕硬的，逮住一个蛤蟆能捏出尿来。你要是被他们镇住了，以后可没好日子过了。记住，头三脚一定要踢开。”小战煞有介事地嘱咐我。

赵克从厕所回来见我俩站在一起说话，咧嘴一笑，连讽刺带挖苦说：“怎么？在外面没说够？省省吧，到监狱里有的是时间让你们说。”

赵克把我和小战的名字填在了两个标签上，并把它们分别

挂在羁押人数揭示板的 205 和 202 监内。

赵克命令我背靠墙站好，然后他把小战从值班室右侧的门口带走了。小战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也在目送着他。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恐惧，其实我也好不到哪去。我们谁也无法知晓进了监号以后会看见什么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？

“喂，过来。”赵克站在门口向我招手，他已经把小战送进了监号。我快步走了过去，他闪身跟在了我的后面。

门口里面是一条长约三十多米的监道。监道左侧每隔四五米就有一个黑漆漆的、推拉式的监门，右侧是与监门对应的焊接了铁栏的窗户。我的脚步声很清晰，伴随着空旷的脚步声，是每个门上方的方孔内阴森空洞呆滞的眼神。

到了 205 监，赵克让我停下并手抱头面向墙蹲下。接着我便听见了开锁的声音，然后就是“咣当”一声响，监门应声而开。

赵克冷冷地对我说：“你进去吧。”

我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向门口，两条腿此时像灌了铅，每走一步都异常费力。在我的眼里这扇监门就像是地狱之门，而我也将走进地狱。

这个监号有二十平方米大小，此时的我正站在监门口的水泥地上。向前两步是高出地面一尺的木板地铺，地铺和监号是等宽的，上面分两排睡满了人。在我的左侧是一个比脸盆稍大的洗漱池，紧挨着洗漱池的是发出骚臭味的厕所。地铺和厕所是用一截一米多高的水泥墙隔离开的。监号的窗口有三米见方，没有玻璃，只插着三十几根拇指粗的铁栏。在窗口上方的窗沿上有一盏两百多度的照明灯发着耀眼的强光。窗口的外面也是一条监道！监道正对着窗口处摆着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台电视机。电视机的后面又是一扇焊着铁栏的窗户。虽然说起来啰嗦，实际上我只用了三四秒钟的时间就把监号内的基本